

同事篇

史莽同去連日酷暑坐臥皆苦
日之初起甚熱而後漸涼
已否收到新書銷路不好同志們設計
作親友贈賂之用這是一種裝不帳設計
爰內容送乃發好一印厚紙十萬元見其
贈供閑中吟吟也昨得去并贈天一閣

史莽

史莽^①同志：

20日信，已收到数日。

我现在开作协代表会，住在京西宾馆，会议须在明年一月六日结束。仰晨^②同志想已回京，还未见过。黄源兄同住一楼，李何林^③老也在这儿。我们谈了鲁迅工作的两件事。1.《杂感续集》，源兄说决定由他和您担任初选，在北京则由李老和我复选，并由仰晨负责组织注释工作。看起来，这工作还是烦[繁]重的，初选工作量大，怕也须找力量帮助来做。注释虽有全集新版基础，但要加以发展，亦非容易，争取86年出版，时间还是紧迫的。现在得开始动手。2.关于《论丛》，我已再三说明（并非谦让），我任主编是不适当的，索性不用重编而用集体名义，源兄也认为易于被人认为“一伙”，也不适当，最后我提出由李老挂帅，他的成就和声望，比较合适，此事我向李老当面提了，他大概是可以接受的，我也与源兄谈了。希望您与仰晨也能同意。其次《论丛》不作为一种期刊，我提议也不必每册有一个专题，就直称“《鲁迅论丛》第？辑”，也不声明为不定期刊，即用书笈方式出版，毋需作期刊登记，这在出版社方面大概是不成问题的。不知吾兄以为如何？

祝好

适夷

1984年12月27日

①叶遐修（1923—1997），著名作家，笔名史莽，生于杭州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县县长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、党组成员，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。他还历任浙江省鲁迅研究学会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顾问，湖畔诗社副社长等职。

②王仰晨（1921—2005），原名王树基，笔名扬尘，上海人，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、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。

③李何林（1904—1988），安徽霍邱人，文学评论家、鲁迅研究家。

史莽同志：

开了十多天会，都不在家，过年、过生日都在宾馆没回家，借机会避寿也避了家庆。去年李老、丁老都是这样做的，我向他们学习。

七日回家，昨天仰晨来了，您送我那么隆重的礼物，实在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，敬领谢谢。

除夕来信，也是七日收到的，记得在宾馆复过一信，想已收到。

丁玲创办的刊物，登记时不同意用《中国文学》名字（理由是与外文版重复），现改为《中国》文学双月刊。第一期一月份可出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的。实际执行的副主编牛汉^①，即主编《新文学史料》的。创刊号目录已见《人民》《光明》等报，当已见到。声势很大，看看能否打响。您的《西湖》长谈，我已托仰晨转交牛汉去了。同时我们正计划在上海出版一大型文学刊物，由上海书店承担出版，编委有骆宾基、周而复、曹禺、柯灵、艾芜，实际执行的是范泉。他们拉我参加，实际我又只挂名字而已。名字暂定为《东方》，还在筹划中。

昨天与仰晨谈瞿编《杂感选集》，现在即由仰晨主持先动手搞注释，注释体例一时不能定，待边搞边找出规律来，在新版《全集》基础上加以扩大一些，面向一般读者。两个规划在北京方面要增加主干的人，我意朱正一定要拉他参加进来，他一时不会回湘的。编《论丛》时也必须要有他的力量。李老担心《论丛》组稿不易，现在得急切着手，鲁研室（鲁博）方面我请他物色有谁可参加。本来我们北京几个人乘源兄在京可以叙谈一次，但很忙乱，未坐到一起，现在源又要走了。我的精力意志，颇不济，实在有点担不起什么责任来了。

关于浙江文艺工作领导，谷斯范^②同志在一月二日大会上作了发言，我

①牛汉（1923—2013），本名史承汉，后改名牛汉，笔名谷风，山西定襄人，蒙古族，现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和作家。

②谷斯范（1916—1999），浙江上虞人，曾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。

和黄源去探访叶圣老^①与胡愈老^②，未及参加。会中连简报也未提起，后来有龙彼得（代表沈虎根）在小组发言，认为谷的发言事实有出入，倒印出简报来了。但为何出入，则不知道。我大会小会参加很少，耳朵聋了，大都听不清，也就没兴致去听了。总之，我以为有许多事，多言无用，还不如埋头多做些事。可惜我也做不出什么来了。

草之写了这些，敬祝
新年阖家安乐！

适夷
1985年1月19日

史莽兄：

七月14、25两信，先后收到。

知道你的病已检查明确，甚慰想念，现在只望积极治疗，安心静养。好些使人烦恼的事，别去烦恼算了。

您的《鲁评章》一文，我想交给《群言》（好像是民主同盟办的刊物）去试试，这个刊物办得不错。它发表了夏衍^③的《寻梦》序文，也发表了李何老的批评（已寄你），不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，是否发表还不知道，先去一函探问，然后寄稿。

是青海师大的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，写了《楼适夷评传》，已通过答弁[辩]，在上海复旦大学授予硕士学位。据说还由李何老、许杰等评阅过，我不幸而成为鱼肉，被置于刀俎之间，看不少事实资料，就有出入，

①叶圣老，即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，原名叶绍钧，字秉臣，圣陶，江苏苏州人，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②胡愈老，即胡愈之（1896—1986），原名学愚，字子如，笔名胡芋之、化鲁等，浙江上虞人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③夏衍（1900—1995），原名沈乃熙，字端先，浙江杭州人，中国近代著名文学、电影、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主观臆测，想象演绎，均难令人同意，说是还要修改，只好慢慢给他提意见了。上海的文研所，84年我在沪时作了几次谈话，也整理出一部《楼适夷自述》来，因为要用《自述》的名义，我有权阻其发表，现尚在磋商中。

写稿这件事，被编辑催过，往往急如星火，但一旦写成投寄，就会石沉大海，我去年在杭医院写的一篇《富阳之行》，还是丁玲向我约的稿，可现在在《中国》编辑部，居然失了下落，实在令人气愤。

您这几人碰了不少钉子，归根到底，重复我的意见，浙省文联、作协，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刊物，现在都掌在别人手里，仰人鼻息，情形就不妙了。这话我对河清兄（指黄源）讲过几次，要他设法争取。他好像不大上心。没有刊物，英雄便无用武之地。

源兄老两口于十一日离京，至今十余日，未见来信，可能现在还留在上海。

日来气温升高，人又有点疏懒了。要做的事很多，不知先做哪^①件才好。这又是我的老毛病。

您现在仍在医院吗？见丁大夫，代我问好，我给她写了一信，报告病情，现在是在缓解状态中，一切还可以。

祝愿您早日康复，向曹璟^②同志问好！

适夷
1986年7月24日

史莽同志：

卅日信，昨收到。正写信给黄问您病情，您现在好像已不在医院里了。

①原文为“那”，同“哪”。书中此类情况统改为“哪”。下同。

②曹璟，史莽妻子。

《散宜生诗》真正绝唱，我觉得非叫您读读不行。老聂实在是个天才，巨耐其坎坷一生，黯然谢世了。我也深信旧体绝不能成为今天诗的主流，但它的生命力将永远保持下去，艺术形式不与社会制度一样，是可以有永久生命的。不过今天谬种流传，情况搞得很糟，特别是有些老干部人人写诗，把七言五言凑个顺口溜就算是诗，甚至见于报端，看了令人毛骨悚然。新诗好像的确还树不起来的样子，可读者少，能留之口头，化为血肉的寥若晨星。似乎还缺少一种诗的重要素质——音乐性。方块字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阻力。朗诵诗不是叫口号，就像话剧中的独白，均无法令人吟味。而诗是必需[须]要吟咏的。因此有不少写新诗的人，到老都迷恋起旧体诗来，它有一种娱乐性。写新诗就没那样趣味了。总之新诗体还需要长期的建设工程。走朦胧的路是自欺欺人，没有含蓄与烘托，一览无余也淡而无味。

我主张还是要有些格律，格律能束缚诗思，也可以提炼诗思，全部自由化也是很难提高的。鲁迅先生主张要有大体整齐的句子和相应的韵律，我以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。现在形成一种做[作]诗的人太多，而读诗的人太少，好多文学刊物不大登诗了，登了也常常无人看，这儿是个大问题。

谈到了诗，就发这一顿不着边际的议论。《群言》当时漏寄一期，现在补寄。您的文章我先写了一信去问，等有回音再决定寄否。此刊政治性强，纯学术讨论还少见。李何老文章发表后，他们特地寄我多本，征求反应，似有意引起争鸣。因为我想章的评价也有争鸣意义，待回信再告。

鲁迅像迁回原址，是大喜事。对此事关切最深的是您，我这个人总是冲动式的，最后能够改变过来，少令西子蒙羞，是值得庆贺的事。

我今天写信，把笔不准，就写这些算了。

祝您早日康复，曹璟同志均此。

适夷

1986年8月2日

史莽：

几天没信就想您，您还在医院吗？治疗进行如何？医院好，大夫也好，但更好的是病愈出院。

老黄兴致真高，上浙东海岛去了，还要上普陀，老头子总在奔走，马不停蹄，我可差远了。现在上医院，服中药，西药几种老药片吃腻了，看来中草药对了症，近来不错，本来嘛，夏秋是我一年最佳时期，现在抓紧治，哪儿也不去。北京凉快，在家也和去避暑山庄差不多，黄炜一人上庐山，我不当家属，独自留守，幼儿作伴，阿姨照顾，反倒自由自在，不致遭受“干涉”了。

昨又寄《群言》8月一本，9月将有我一篇杂文，我去信问《章》稿可刊否？没见来信，昨日才知那人出差去了，那就等等。

哈尔滨雷雯来信，说与你也有联系，在争取《最后一年》可出，那就好了。

《中国》看来是把我与你的稿都丢了，竟无回音，倒是陈明^①来道歉了。他们内部乱，没了丁玲，有人想兼并，站得住否，还不可知。那些先生，自有文艺观，又不一致，刘绍棠^②原副主编，很热心的，可也把他的小说退稿了，谁也不来当副主编了，只剩牛汉。

你一定好好保重，身体健康第一，闲气少生，鲁像搬回，好像真的了，真高兴！

曹璟同志还天天跟医院吗？她手制佳肴我忘不了，容日当赠一诗。巴大姐我已送了一首了。

我在杭大嫂死了，儿子出差，媳妇不肯合住，九十老太太不知何时死亡，是邻居见她上午不开门，才从窗中发现，已魂逝天外了，真惨。我侄儿是一个孝子，每天在三点二线奔走，看视老母，特雇一个阿姨侍候，偏

^①陈明（1917—2019），原名陈芝祥，丁玲的丈夫。

^②刘绍棠（1936—1997），历任文学杂志《中国》副主编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偏常被老人赶走。每次我到杭州，总听老人哭诉，其实这样好的儿子也难找，现在好，可以安息，再无烦恼了。唯侄儿太悲痛，我只好以空言相慰耳。

社里新班子，陈早春^①任总编辑，我要他《杂感集》一定抓一抓，也不知有效否？王仰^②只会做苦工，办法也不多。现在什么职务地位也没，倒又背起《巴金全集》的重担，真是一头牛！

痊安

丁大夫好。

适夷

1986年8月16日

史莽兄：

十九日来信，二十二日收到，很高兴。知道你不久即可出院，这比什么都好。

《群言》八月号，日前又邮寄一份，想可收到，此刊我自己订了一份，但杂志社仍继续赠阅，多了一本，故转送给您。我以为它的内容能抓住一些当前切要问题，是值得看看的。你的《鲁评章》一稿，我已直接面交主编于友^③同志，他听了我对内容的介绍，认为需要，但杂志篇幅小，文章长了一点，可否稍稍在文字方面加以压缩。我叫他们看过提意见告我，由我再与你商量。他专访目的，是要我写稿，我只能偶然写些杂文短评，大文章写不出来，听口气发表李何老文章后，想知道一些反应，似乎愿意

^①陈早春（1935—2018），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编辑。

^②王仰，即王仰晨。

^③于友（1916—2017），浙江湖州人，曾任国际新闻记者、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《星岛日报》记者。

引起争鸣，你有意见，能写文章，更好（不要过长，以便刊载）。我现在必须抓紧修改自述，还有《夏目漱石散文集》，合译者已全部译好，只等我润色了，而校改工作，常比自译更苦，原已许诺，苦酒也只好喝了。

老黄精力太好，总是恹恹道路，又去普渡[陀]，听说那儿挤得要命，不知有何趣味。他脑子比我好，我看他读书甚勤，读过的书都有批注，很佩服他。但满足于走走讲讲，不抓“实事”，我屡向他提出意见，虽然我自己也做不出什么。

《杂感集》第一册实已可付印，所差在于《续集》，我是主张第一册先出也可以，早春来过，我再三提出，即使今年印不出，至少发些消息，他当面是答应的。王仰这个人只会默默埋头苦干，主动去争的事，非所长也！

汪静之老兴不浅，拼命想把“湖畔”这张王牌打出去，有些青年跟他起哄，看来都有些野心。我不久以前去信泼了冷水，认为重兴湖畔，主要应继承和发扬它的诗风诗格，比造一座大房子还重要！此言他大概不受听，连这位当初的湖畔诗人，也早已只能哼哼哈哈搞些七言绝句了，还谈什么湖畔诗风呢？

你的《西湖·一》当有底稿，长诗可能无处可刊，有方法自己印本小册子也好。自己印诗，我们的《野草》我现在也觉得是一种包袱了，人多起来，也杂起来，定期“雅集”，我现在基本不去了，每次议论不少，未见实行，不过大家交交稿而已。非正式出版，邮局新章不作印刷品，寄一本等于四五封信的邮资，弄得我压了一大堆没出路，倒不是舍不得邮费，而是邮局太岂有此理了，我一个人以罢寄抵制，当然无用，不过抒愤懑而已。

祝康复问曹璟同志好。

适夷

1986年8月23日

史莽兄：

十六日信收到，附文也读了。

你的文章我已交给陆梅林^①——我的大女婿，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所长，他们办一个理论刊物，主要的台柱就是陈涌。《光明日报》中我的友人均已离休，文章我托梅林找光明或适当地方发表，大概他会办的。

我已正式办了离休手续，从此一身轻松，不轻松的就只顽固的慢性病了，日常能执笔时，除了写信，我就陆续写长篇回忆，能写多少算多少，写到哪里算哪里。

我社陈早春已任总编辑，《新文学史料》由他兼任主编（牛汀仍旧是主编）。他们要我仍加顾问，我当然是愿意的。

《中国》到86年底止终刊，没有“丁玲主编”到底还是办不下去了。丁玲南京回忆，最近可以发表。她来不及写北大荒了，现在只好由陈明代写了。

十月宁波巴人纪念会，我决定不去，让儿子代表出席了。时间在十月中，这一回黄源如要来京，可能也不能去了。巴人死在家乡，十分凄惨，这个会应该在家乡开的。

即此向

您和曹璟问好。

适夷

1986年9月20日

史莽兄：

我于10月3日，进中医医院住院，同去年一样，仍属检查疗养，以图增

^①陆梅林，楼适夷大女婿，曾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，外国文艺研究所、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。

强体质，防治冬病而已。时间未定，因一进医院，身不由己，家里人每天奔来奔去，心里也不安泰，我就是这个命，不会长住的。

您来北京，仍照预定计划先到我家，除了我不能来接以外，无论何时随到随来，并无不便。

交《群言》之文，昨得来信，已转为介绍给广州某学报去，因群言似注重社会评论，不刊这种学术性文章。但我见《鲁研动态》十月号，已将此文刊出，当即去信，命其不必再转。

《……不是战斗》一文，是我交梅林托转《光明日报》的，梅林得稿甚喜，想编入《理论批评》中，但陈涌的意见，以发表他刊为好。《光明日报》对论争倾向于陈，但目前尚不准备表态。故梅林介绍给《文论报》去发表了。梅林说：以后请您经常给《理批》写稿。又《群言》对社会批评杂文，是有肝胆的，您有适当文稿，可以在《群言》发表。以后当每期奉赠该刊。

巴人的会，我不能去，叫儿子代表了。又接新文联请束鲁[迅]像揭幕礼，可惜我又不能来了。当写一信祝贺！

问曹璟同志好。

适夷于中医院

1986年10月10日

史莽兄：

我今日出院回家，拟明天去宾馆参加理事会。在院住30余天，因为是慢性病，也说不上显著疗效，自我感觉还是时好时坏的，基本上咳喘有所减轻，前列腺炎感觉缓和，也不能说完全无效。不过住院很闷，特别是不能工作，闷得慌，药吃得太多，几乎引起反胃，所以还是决定出院了。家中已有暖气，当然没医院好，但还可以。现在安顿好了，便给您写信，也算工作吧！

这次您来，因住院无法招待，还劳您跑了两次，非常抱歉，也非常感谢！即此

祝好

适夷

1986年11月7日

史莽同志：

来信收到多日了。

我于月初出院后，便去参加了作协理事会，因为连“听会”也有困难了，就只好在旁“看会”，文件发得很少，所见亦少。一般看来，空气是宽松的，没什么交锋，和过去的不一样。不知是别人讲什么，便也没法插嘴，李何老一起参加了，他也没发言。发现一个特点，有好多重要人物没参加，如刘白羽、贺敬之、林默涵，那些人都不见。其次中央领导同志都出来接见了，但没讲话，宣传部长听说只与少数谈了几句。看样子是让各抒己见，不定调子。这样也是好的。文艺界发展形势，不仅兴旺发达，“百花齐放”，也可说是“万花缭乱”，众说纷纭，我以为这是好现象，在蓬勃发展中，出现一些邪门歪道，也是势所必至，似乎不足为忧。最近见《理论工作简报》，主张多写一些正面启迪性的文章。对一些糊涂观念，不必忙于阻斥，以致引起相反的效果。这大概也是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文章《多讨论多批评》的意思。大家对批评容易引起神经过敏，现在还是看得宽阔一点好。你在《人民日报》写的《诗界》，都是提正面意见的，实际也起了批评效果。

停止治疗快一月，气候进入严寒，又得过那种“不动”的日子了。

祝全家安好。

适夷

1986年11月30日

史莽兄：

示悉，文件已读，现在寄还，乞拏[接]收，内封文稿一篇，话很多，以后再写吧！现在不多说了，曹璟同志来信，谢谢。

行期已定否？祝一路顺风，在美大概要住多久？念念。

祝全家好。

适夷

1987年5月18日

史莽同志：

连日酷暑，头脑昏昏，好久没写信了，日前托社里寄奉袖珍本《西洋诗选》十二册，不知已否收到？新书销路不好，同志们设计了一种“礼品书”，作[做]亲友赠馈之用，这是一种，装帧设计还有些不足，内容选得较好，一印居然十万，兄是爱诗的，特来赠供闲中清吟也。昨得书，并赠天一阁笺，谢谢。我一直闭门家居，无所作为，视旅途为畏途，只在家中消暑，偶有年轻友人来谈谈。局势已比较明朗，现在表面活动少，大概在积极准备十三大事。书记处新成立五人领导小组，管思想工作，以胡启立为首，这是好消息。梅林据说曾由邓要他去书记处工作，当然也不去了。普陀我青年时代去过，有一次游泳几遭灭顶，那时真是佛国，现在当已大不相同。祝您文思绝盛，岳剧创作，早日完成。

安吉

适夷敬上

1987年8月12日

史莽兄：

8月25日信，已收到数日，你说要去济南一周，因此我今天才复。可能

它还得在府上等你。

在北戴河十三大的准备会，闻已有报告草案，在北京开过包括全体中委的“千人大会”，宣布草案，供大家讨论定稿。我不知内容，但报上透露的精神，大致可以体会，是乐观的。我上次告你小平同志与科罗舍茨谈话，现又见到全文（中办通报21期），你已见到否？这儿确有从未说过的新话。

你抄的几条，不知哪位领导同志的话。我搞不清什么“全盘西化”，至于要今天搞普选，三权分立，多党制，当然是不对的。思想上舶来品，正如要开窗子总有些苍蝇飞进来，并非大事，真的危害，是在经济上，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，比什么“自由化”还凶。中央抓紧讨伐官僚主义、贪污浪费、投机倒把，整顿市场，是切中要害、大快人心的。

我近来精力较好（气喘仍不止），八月半个月，写了两篇文稿，一为抗战回忆《沦陷生活》，将在《群言》十一月发表。一为《记胡风》，此稿起头在半年前，现在算是写成了，要说真心话，又要通得过，好难呀。如果没问题则可于《史料》四期刊出。

源兄为什么久无来信，我6月的信也不见答，这回八月二十二日又去一信。见面时问好。《外国名诗》我给几位朋友寄了，别人都来信收到，你大概总有一天可到。我又寄你和源兄各《华人世界》一本，刊有丁玲自传北大荒生活《风雪人间》，可泣鬼神，不可不看也。

可能此信到杭你还未回，那就候你。

祝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！

适夷

1987年9月1日

赠史莽：

茅台七两也蛮好，青菜淡饭管吃饱。

雏鹰奋翻各纷飞，西冷桥畔对两老。
不走后门送厚礼，头无乌纱帽，
何处去报销，馋涎只向噪门倒。
区区茅台一杯水，何须为之空牢骚。
君不见，忠义堂上有规矩，
天罡地煞，座位都排好，
白衣先富先喝饱，豹子后富暂熬熬。
有朝一日大家富，西子碧波成佳醪，
清香四溢浙江潮。肠莫断，寿要高，
那时重上楼外楼，持螯把盏同醉饱，
高谈雄辩论天下，天下英雄使君胃！

适夷打油草 蛇年春月

1989年3月

史莽兄：

尊函拜读多日，打油开玩笑，望老友万勿见怪。我每日只能坚持执笔三小时，还在写点小东西，恕兄的长信短复了。老黄又好久无信，不知在家否，甚念，为了《江南》，我正写一篇较长的回忆，读童年家乡事，我觉得应在家乡刊物发表写完膳[誉]正，当寄杭求教诸老友。

三小时外，我只是玩玩（包括读书看报）了，现在九时，我得重新上床，恕匆匆数笔，情长纸短了。

向曹璟、老黄、斯范^①诸同志问好。

适夷

1989年3月30日

^①谷斯范（1916—1999），浙江上虞人，曾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。

史莽同志：

8月20日信，甚感，甚感，我旧病大发，几乎断气，入院急诊，两周吊了三十多瓶，才自由落地了，一直在继续治疗，深入观察，做各式各样的检查，已逾一月。近作[做]脏器显像观察，连我自己都能见到采[彩]色的肺脏图像，现在还要看心脏，大开眼界，经过这场检查，估计不久可以出院了。对丁文茜大夫的关注，实在太感激了，这儿主治大夫焦溥惠同志，是留苏学医的，她的亲切、细致，和丁大夫一样。丁大夫赠药尚未收到，你的来信，我给焦大夫看了，她的意见、治疗方针，也完全与丁大夫相同，待药到后，我再请她看看，因信中有药名，她看了实物说明即可明白了。不过丁大夫如此热情，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了。

您仍是心脏旧疾吗？其实我已进入心肺病阶段，也算心病了。我们也有意志力，乐观精神，医药条件又好，得好大夫重视，是应该有信心与疾病决斗的。

对丁大夫请先代为再三再三道谢致感，出院后当直接去函。你信写得很带劲，病情一定好多了。鲁迅先生谈文人，有时害病也是福，只是苦了老伴，深为不安。曹璟同志一定也日夜奔波，亦请代为致意，道候。

适夷

1989年8月26日晨协和病房

史莽兄：

前得来书，知正在浙院治疗，现在想已康复出院，祝颂保摄康复。我是九月四日出院的，此次检查比较精密，对老病实况，已基本查清，经过多年抒胆，肺气肿实已进入心肺病早期阶段，肺脏已局部损坏，已非今日医药之力所能恢复，幸作为耄耋老人，心脏基本还可以，此后能悉心诊治，注意保养，大概带病延年，尚可存活若干时间，不过现在仍须按时门诊，日常服用大量药物，并每日注射，我吃药比吃饭还多（一天四次），

室内活动多已很少外出，老而无为，延年益寿，意义也不大耳。承丁大夫馈赠佳药，经此间主任大夫考察，可以服用，唯注射可能对老年人刺激强烈，嘱暂缓再试。对丁大夫的亲切关怀，感激无涯，一时不知何以为谢，请为克容，容再函道谢。

源兄近有来信，他能保持健康，意兴为昔，实为难得。我则现在唯有努力自求宁静，调剂身心，少发牢骚而已。鲁迅先生的遗教，挨之今日，仍为良训，我也希望还是多读少说。

前寄超麟^①同志诗集《玉尹残集》颇值一读。鲁迅《坟》中《春末闲谈》《灯下慢笔》亦望一读。余不多读。

祝璟嫂康安。

适夷

1989年10月7日

史莽同志：

我本月六日曾来一书，后来收到你七日的信（十二日收到的），当然那时尚未接我六日之信，因此这回复信延误了多日，乞谅。我出院已多日，带回一大堆各式药物，多的时候同时要服八种，都是消炎平喘的，包括开胃、通便、安眠。自己觉得可笑，吃药几乎比吃饭还多。我是不爱吃药的，这回受了教训，为了活命，觉得应听医嘱。现在的情况，仍旧好好赖赖，还得定期门诊，最近又打了十天青霉素。非常感谢丁大夫的赠药与兄之热情关怀。根据协和医生说，这药即舒喘灵（英国制的，质量当特别高），我每日二片，最近也即服完，仍照医嘱，注射剂还暂未动用。因为服药太多，此药特效现在还未明确感觉。这次在院，各种检查，包括核医

^①郑超麟（1901—1998），福建漳平人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家、思想家。

学科的电子显像，实已比较彻底，但是老病过久，肺气痛进入心肺病（早期），恐今日医药的水平，难有彻治的办法。我不是“全盘西化论”者，反而有点迷信气功。新加坡那位先生又一度来京，可惜正在医院，他主动打电话来找，竟无人接，又匆匆回国，错过机会了，我切身体会，他去年九月十八日给我作[做]了十几分钟手术按压（据说名生物学全息疗法），的确确实使我三个月感到与无病人一样。可惜再无机会找他了。他给我寄来其著作，指示方法，嘱我自疗，但效果微短，不能持久。现在我早晚二次都在床上坐功，确可，立刻平喘，效果类于吸氧。不过可能持久。日子就是这样在过。

对丁大夫感情，我实不知何以为谢，现在拜托吾兄见面，告知我的情况及衷心感激之情，力图后报有日。

适夷

1989年10月17日

史莽兄：

如晤。得元霄书，谢谢！谢谢！

我和朱正合编《鲁迅读本》，意在表达鲁迅精神。此书专供年轻未读鲁文而编，故老友皆不赠送，送黄一部，声明是送他孙子看的，令孙如已入中学，当补送一部。兄工作有收成，有成绩，整理劫余残书图册，一大事也，我读书一生，流浪四海，随手散佚，国民党、日本人最后是空前伟大的“文革”，屡次惨遭浩劫，一片败墟，兄已见之，现在时力两难，补救无术，亦无可惜，也只索罢了。唯对不起许多先辈及好友，把他们的手迹全丢了，可能有的尚在人间，为识货者所窃藏，这比付之一炬，总还好些。家中仍为旧状，二老相对，相濡以沫，有个小孙孙来捣乱及每日得邮书不断，为生命中乐事也。

嫂在均此异请告，河清不另函。

米翁^①

1992年2月25日

史莽同志：

我于上月廿一日夜，因慢性病急性发作进了医院，救治约一周，即见缓和，但需继续治疗，至今还回不了家，又不能作[做]些什么，非常闷损。

编辑《鲁迅读本》的动机，是每次想给第三代的青年们买几本选集叫他读，总是买不到，王府井书店从前有鲁书专柜，现在无论《全集》《选集》，连出版社内部也不能随时供应，一生气就决定自己编一部，当然我没多少工作能做，恰遇朱正每年要来四次北京，开了会留这么个把来月，我就挖了他这个熟门快手，我到一家新办的出版社（属于民进，由叶至善^②主持）愿意接受，便很快地把它捣鼓出来，其方针与兄美原□□^③续秋白之选是不同的，目的作为青年读鲁的初等读物，条件只要他们不断的[地]重版，不脱销。是否今后可以照办，就难说了。按出版法，鲁迅的版权超过年限，以后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印行，对于普及推广是有益的。

源兄是否仍住医院，好久未见来信，很挂念。他的《在身边》我已读了，他提到1933年《文学》杂志刊发了我的照片，使我不久被捕。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被捕后，特务审问时，因我不承认自己是楼适夷，他拿出一大册照相簿，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正面侧面背面，坐的站的各种照片，可见我在半地下活动中，早已被偷摄了许多照片，实不止《文学》一张而已。此外有些地方，我读时随手打了记号，准备告诉他的，现在不在

^①米翁，即楼适夷，八十八岁，曾自号“米翁”。

^②叶至善（1918—2006），首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，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。

^③此处原文不清。

手边，以后再谈吧！

祝他身体早日康复。

祝你和曹璟同志都健好。

适夷于协和病房

1992年4月13日

史莽老弟：

四日信收到，谢谢。我慢性病是治不好的，可是也死不了，这次主动午夜去医院，我头脑很清醒，死在家里好，还是在医院好，莫把老伴吓得手足失措，不如医院直进太平间方便。不料医生把我吊起来，在床上捆绑了快十天，转危为安，安者急性又回到了慢性，立决改判作“死缓”耳。协和设备一切条件胜于浙院，大夫也十分关注，多次会诊，我要求加重药，要求动手术（治前列腺炎），都被婉劝拒绝，说我年纪大了，慢慢静养吧。于是，每天吃一大堆丸片和十几元钱的不合胃口的伙食，还累三千度近视老伴，初得廿四小时，后到12小时的陪伴与奔波，挤巴士。

医院不过吸氧洗澡在花园，玩玩方便些，金窝玉窝，不如家里乱草窝，反正一样吃丸片，伙食还可调得好一点，也节省些人民的血汗钱，就决定主动要求回家了。回家后老伴管药，小阿姨管吃，还推轮椅让我游小公园，孙子跟着玩去，说爷爷像个大官了，吓得我只跑了一次街头的小新华书店，再不敢出去了。我自己管写文字，作气功，以深呼吸代氧气，吃好睡好，拉好三件大事，都比医院舒服多了，写歪歪扭扭的信也不少，人在好起来，请诸好友勿念。至于被你欣赏的那句话，同一名词各有不同的概念。老黄说，我们同志很多，朋友多了，故在寥寥数友中，又何必争得面红耳赤呢？故等作怨不奉和了，在医院中许多朋友来看我，光阿明就来了三次，坐在床沿拉我的手，替我剪指甲，又想到曹璟弟妹火腿炖肉，一定要看我吃完了，才把食具带回去，天下这样的朋友，至今尚在者，有几人哉？草草作复。

望你老弟与伉俪健康愉快！

米翁适夷

1992年6月12日

史莽兄：

谢谢你在病床边来看我，此后我有三四个月基本不执笔，6月下旬以来有好转，即注射从前丁大夫用的脑活素，肌肉注射，每周二次。步门不出，医生上门，七月以来，整理完全部积稿，每天写一二封信，但伏案时间，也只限于上午数小时，主要还是读书休息。

三多来信，朱之光卧病住院。我只好托他去探望，三多是我侄儿，原电视公司工作人员，已退休，常通讯[信]。黄源兄处，也久无音信，我托他去望望。他已健好痊愈了吗？我前周便血一次，外科检查无发现，下周做结肠检查。

你仍担任党史工作吗？《余姚市志》已出版，你可能见到否？序文是我写，为了排除一些八股，一千多字化[花]了半年时间，如果见到，请予教正。你新作计划如何？我因改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旧作，化[花]了三个上午，气喘就加剧了，今以后至多在本子里写写笔记。今年报刊所发表，都是病前所作，有《炎黄春秋》中的记郭肇唐，从《上海滩》的片号记谢澹如，新刊广东《散文与文》一号《忆何云烈士》。《史料》下期亦有细作，自传体《我的小学》1986年作，原不打算发表的（八月出今年第三期），以上均无是观，不过实践《生无所息》而已，影印不便，恕不另奉了。

近见陈云同志书条幅“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，交换，比较，反复”，使我更深地了解此公。

半年足不出门，前周朱正居此，同去内部书店捧了一大堆回来，都是写瓦解了的苏联的，既然活着，总得看看吧？

便中请向老黄长女王致意问候。

曹璟同志，均此。

适夷

1993年8月6日

【考释】

《余姚市志》，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委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3月出版。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雷洁琼题写书名。余姚县原政协主席章亦平写信请楼适夷撰写序言，当时楼适夷已86岁高龄，且正住院治病。

序言全文如下：

《余姚市志》序

一部洋洋百万余言的精美巨帙——《余姚市志》的出版，像一座高楼大厦，崛起在我们眼前，实现了余姚人民多年的愿望，是一项可喜可贺的大事，它是余姚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收获的硕果，也将为这事业今后进一步更大更新的发展发挥应有的力量。

余姚浙东大邑，历史悠久，文明先进，山川秀丽，土地肥沃，民情朴厚，物产丰富，人文荟萃，文功武业，名贤辈出。物质的、精神的，在历史各个时期，对祖国都有较大的贡献。宋明以来，文风鼎盛，学术昌明，为世所重，称文献名邦。阳明学派，风靡现代；梨洲思想，具朴素唯物论精神，理论与实践结合，著述等身。《明儒学案》是中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；《明夷待访录》反专制，斥皇权，在二千年长期封建统治下，言人所不敢言，石破天惊，镂金勒石，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留下不朽的诤言。在历代鼎革，抵御外侮，农民起义的战争中；在鸦片战争后，民主主义、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漫长道路上，无不留下余姚子弟斑斑血痕，都是余姚永古不朽的光辉史迹。

解放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民主改革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国家现代化与两个文明建设，日月新天，河山改貌，余姚与全国同胞密切团结，总是紧追先进的行列，没有落后过一步。

这也是自己度过黄金时代的最亲爱的土地，久背乡井，老而不归，



1991年9月，楼适夷为《余姚市志》题序

1984年为最近的一次探访，匆匆数日，走马看花，连自幼熟谙的街坊里巷，都变成了崇楼通衢、塵肆毗连、人车辐辏的现代化工商都市，陌不相识了。为之借唐人贺知章之句，窃易数字，以寄感慨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故园相见不相识，自问我从何处来。”这正是今天发达中祖国的最好雏形。

新志全面反映了余姚历史变革和现实发展的真实面貌，它是有目的，有计划，广搜博引，精密核实，慎重取舍，严谨编订的一部全面的系统的余姚历史和现状的，述而不作，实事求是的文献汇编。既综合概要，并按时序编制，略古详今的历史大事记；又分门别类，按照实际，设置天时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、文化教育、科技艺文、人物记传、民情民俗的各项专志，是一部包罗万有、合理编排的地方知识百科全书。温故而知新，深明历史的渊源与传统，正为了更好地认识当前的现实，高瞻远瞩地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因此，它首先是一部工作干部经世致用、日常备查的参考要籍；也为一般人民与莘莘学子在熟悉地方历

史现实状况，从事实践和学习知识中，提高更大的积极性，更大的爱乡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热忱，增强改革现实、展望未来、迈进光辉前途的信心与决心。

我热烈祝贺此书的出版。衷心感谢领导和具体编修的同志们。他们长期奋发，艰苦努力，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，它不但为了服务于今天的实用，也将长留百世，为余姚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，加惠于我们后代子孙。

是为序。

1991年9月

史莽老弟：

十四日书，21才到，大概夹在印刷品内之故，我习常写写躺躺，老伴送到邮件，我一跃而起，一堆邮件中，当然先读大翰。

我每周注射脑活素（澳产，即丁大夫给我打点滴的那日本药）二次，脑子大活。突出的日子，一天看稿三万字，昨天一上午写十四张信纸。日常则有限制，以逸为主，与劳结合，编钟乐曲，周信芳、马连良、萧邦、悲多文一视同仁，乐以养病，不在理解而在感受也！

现在以编半多世纪来自传为主，有我社老编审相助，期以半年，希能于生前见上下卷或上中下卷问世（也许一卷），曰《适夷自传》预告少说。亡友包子衍^①《适夷谈自己》笔录稿，初稿改稿，全部十余万字，已被我封闭多年，正如一团火，现在《史料》一主要责编，下周即来帮我整理，明年可发表——又是预告。

谈实践的，昨写一女二媳三书，共计十四页，不劳。今天于5:30起，再回公大函。

老毛在杭《读书札记》，刊物字体太小，用放大镜看书吃力，先读了

^①包子衍（1934—1990），浙江镇海人。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，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河清兄的《小戏文与大舞台》《十五贯》为戏改立下大功，弥是钦敬，这个戏当时我在北京看了两次，看了还想看。官僚主义为当世万恶之源，目前北京隆福大厦大火，归根结底“纵火犯”就是官僚主义。现正高倡反腐败，腐败即来自官僚主义。使苏家土崩瓦解的，也是官僚特权集团！（啊哟，咱们已相约不谈政治，又谈政治了，不谈！）

谈了大家的健康状态，河清完全根治，在山居中跑上跑下吗？我去年入院三次，最后一次协和不收，住的是治精神病的医大六院，到今年小炜（不小了，七十一岁）一月三日为我预祝九十大寿（叙亲人27名，第四代二人），十一日经医生作[做]最后考试，车出医院大门，回想1937年7月，也是十一日，感触完全相同。但有三四个月不能执笔，来信塞了一大抽斗，6月下旬以后，写瘾大发，几个月前的来信也回。近来忽出新事，一次大便流血半疾筒，一次，一只有一次。外科做肛门镜检查，无事，再由内科专家诊视，准备了十天再做结肠镜检查，在手术台折腾二十分钟，初步认为无大问题，一周后等最后诊断，断定不是癌症，就是内肠发炎，破了皮流的血，只流一次——一次，完全无事了。

你呢，心脏如何？写字台上，是否还是药物不断？只要工作不辍，病魔何物，有科学将军保镖，我一定要活过九十多岁（现在实足是八十八加半年，算八十九）。人生是万花镜，永远看不尽，我还要看看客观、达观，乐观、带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去看马克思。

陈云同志旧友情深，连我老两口吵架，也是他劝得[的]和。现在我与小炜，是两位一体！

适夷

1993年8月22日

老叶：

三月都完了，2月的信，至今未复。实在几个月手未提笔（这是第一

次），来信山积，忙煞老伴，不忍令其代笔，只好听之任之，老朋友与外地亲人，会谅解我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看来“阎王”判我的不是“立决”而是“死缓”，我也只好忍而受之，在医院把左臂都吊肿了，把老伴也日夜累倒了，因此决定回家硬挺，又已快四五十天了。有个小医院近一点，每周医生来二三次，这叫“家庭病房”，我的世界就缩小到一间小室，让头脑去周游天下。吃药比吃饭多，在床上时间比下地多，吐这种苦水没有意思，也是不想试笔的原因之一。但请看了这封信，不要为我增忧。我自己的心情是从容的，务必请你放心。

老黄（包括明明）数封来信我也久置未复（隔天再写）。他很乐观，但我也没什么悲观。近日接连收到老友、近友、知友的“消息”，对韩进同志那边不能另作[做]什么表示了。每个“消息”都使我回想这些人经历过来的路，这就是今天我们与青年一代一样，心中还须作[需做]长期战的打算，自己能不能见到有什么关系呢！

闲话不多说，到此为止。

问曹璟同志好。

适夷试笔

1994年3月31日